

“卖不了、放不得、养不起”

“禁野令”下，贵州贫困地区养殖户转产调查

贫困地区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，是近些年随扶贫开发而兴起的致富产业，起步较晚，不少农户甚至未有收益。

“禁野令”非常必要，但当务之急是确定“转产退出”方案，尽量让养殖户减少损失。

本报记者王丽、刘智强、骆飞 | 编辑刘荒

“禁野令”出炉，让上千万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户面临突如其来的“生死考验”。近日，《畜禽遗传资源目录》征求意见稿公布，大多数在养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未被列入。

产业“亮红灯”但相关配套政策尚未落实。一些贫困地区养殖户面临转产退出难题，急切期盼有关部门细化转产方案、出台赔偿标准，将养殖户损失降至最低，防止出现新的返贫致贫。

转产退出迫在眉睫

2月24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决定，要求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。按照该决定，凡是未列入《畜禽遗传资源目录》的陆生野生动物，一律禁止食用。“禁野令”给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户亮了“红灯”。

近日，养殖户焦急等待的目录征求意见稿公布，31种畜被列入其中，这意味着目录之外的野生动物或被禁养。

在目录中，除了猪、普通牛、鸡等18种传统畜禽外，还有13种特种畜禽，比如养殖历史悠久、已形成完善产业链的梅花鹿；在新疆、甘肃、宁夏、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有传统饲养习惯的马鹿；主要分布于内蒙古根河市及周边地区，是鄂温克族重要生产生活原料的驯鹿；引进、驯养历史悠久，用途多样的羊驼；多为外国引进，养殖技术成熟的珍珠鸡、雉鸡、鹧鸪、绿头鸭、鸵鸟等；主要用于毛皮加工和产品出口、非食用的水貂、银狐、蓝狐、貉等。

但是多种目前广泛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未进入目录。以贵州为例，该省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种类主要是竹鼠、豪猪、果子狸、蓝孔雀、眼镜蛇等。

近年来，多地将野生动物养殖作为特色产业，带动部分贫困户实现脱贫。数据显示，2019年，贵州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业直接收益达4亿元。



▲息烽县小寨坝镇特种养殖户展示养殖的竹鼠。 本报记者刘智强摄



▲毕节市七星关区沙地社区贫困户李隆成养殖的豪猪。 本报记者刘智强摄

指导谋划替代产业

“禁野”势在必行，养殖户面临转型难题。如何让从业者顺利转产、转业，将各项损失降到最低，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。

专家建议，有关地方政府应尽快着手帮助养殖户找到“新饭碗”，或谋划“替代产业”，转变经营活动；或寻找其他合适的就业岗位。

在贵州息烽县麒春蛇业养殖场内，养殖户王琪云已从事养蛇行业5年多，目前有大王蛇4588条。他告诉记者，过去还养过五步蛇、眼镜蛇等药用品种，但经营下来发现，还是作为食用的大王蛇效益更高，近两年便开始只养大王蛇这一品种。

王琪云说，2018年养殖大王蛇毛收入有50多万元，疫情后产业处于停滞状态，感到十分迷茫。

贵州省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曹鸣凤告诉记者，目录征求意见稿已经公布，最终能被列入目录的在养野生动物显然是少数。现阶段要解决的，一是指导养殖户转型，另外是对数量巨大的在养动物制定处理方案。

曹鸣凤提出，存栏动物数量庞大，集中宰杀或放养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，处理难度较大。可以通过“自然食物链”的方式解决一部分，比如把竹鼠、豪猪等作为食物，提供给非食用性利用的药用蛇养殖户。相较于填埋、焚烧等方式，这些办法能弥补一部分损失。

最近，贵州也在探索与部分制药企业、旅游景区等合作，消化处理一部分在养野生动物。

曹凤鸣说，林业部门已经和一些药企达成协议，将养殖户养殖的蛇输送给企业，作为生产保健品的原料；同部分景区达成协议，将养殖户养殖的孔雀、蛇等输送至景区，可供游客观赏，同时建设科普基地和野生动物保护基地等。

毕节市七星关区林业局副局长张铁军认为，

帮助养殖户转产、转业的措施要符合实际，特别是针对贫困养殖户，要制定精准帮扶措施，合理确定有效益的转产项目，有针对性提供技术指导，给予政府贴息贷款等扶持措施，确保养殖户平稳过渡，降低返贫致贫和社会稳定风险。

尽量弥补经济损失

近年来，不少贫困地区将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，当作特色脱贫产业来扶持发展。

根据2017年中国工程院发布的《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》，2016年全国野生动物养殖业产值就已超过5206亿元，其中食用动物创造产值约1250亿元；全国野生动物养殖业专兼职从业者有1400多万，其中食用动物产业从业人数达626.34万。

毕节市七星关区沙地社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李隆成，5年前在电视上看到养殖豪猪能赚钱致富，辗转广西、四川等地，学习豪猪养殖技术，并创办了毕节市同心野生动物养殖基地。

2018年，李隆成一家5口通过豪猪养殖实现脱贫。他告诉记者，2019年卖了近90只豪猪，收入十几万元，目前圈里还有110只豪猪。

“贷了4万元‘特惠贷’和20万元商业贷款，修了圈舍，准备再扩大养殖规模。可从春节到现在，一只也没卖。”李隆成说，这几年豪猪市场销售不错，周边20多个农户想跟他学技术养豪猪，猪苗的订金都交了，目前看多半是养不成，订金都退了。在这里务工的两个建档立卡贫困户也只能辞退。

李隆成说，库存的饲料省着喂只能坚持十几天，养殖户支持国家禁养政策，但期盼有关部门能合理补偿，不然损失太大，难以承受。

“豪猪卖不了一点，贷款还不上，这样的养殖户没有有效帮扶，就可能返贫。”张铁军告诉记者，七星关区是贫困人口超过1万人的脱贫攻坚重点县。经排查，全区现有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16家，养殖有豪猪、环颈雉、孔雀、梅花鹿、七彩山鸡、竹鼠等多个种类，带动当地贫困户354户。

初步统计，贵州省目前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基地共1871家，涉及8600多农户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6103户。

冉景承表示，如果禁养之后补救赔偿措施跟不上，就会加剧养殖户返贫致贫风险。

受访的养殖户普遍盼望，各级政府精准施策，制定细致完善的补偿机制。

冉景承认为，贫困地区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养殖产业，是随着近些年国家加大扶贫开发力度而兴起的致富产业，起步较晚，不少农户还未获得太多收益，甚至未有收益。建议制定补偿方案时要综合研判，尽量弥补农户损失。

曹鸣凤说，下一步要解决相关养殖户的补偿问题，可补偿资金从哪里来还是个难题。野生动物特色养殖业主要集中在一些中西部贫困地区，这些地区地方财政普遍十分紧张，很难“挤出”资金。建议有关部门能尽快明晰补偿资金的渠道或来源，明确政策支撑，便于地方尽快启动实施，让补偿落到实处。

“修缮”停在纸上，千年辽塔快塌了

第三次维修方案正在提交，评审专家又再次换人，“除了一次次划叉，我们更需要完善”的方案。

当地群众和文物专家呼吁，白塔修缮拖不起，亟须提高效率，加快启动白塔修缮

本报记者丁铭、王靖、安路蒙、恩浩 | 编辑黄海波

乍暖还寒，草木枯黄，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武安州白塔破败而悲凉。

这座身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约有1000年历史的辽代白塔，目前裂开至少18道黑缝，生出100多个黑孔，塔身倾斜，不时有砖块坠下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尽管各方都意识到了千年白塔岌岌可危，但是维修工作长达7年始终在“纸上”来回打转，迟迟不见修缮，导致千年辽塔状况一天不如一天，面临倒塌。

当地群众和业内专家呼吁，亟须提高效率，立即对白塔进行加固维修，保护好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。

千疮百孔成“斜塔”

从赤峰市敖汉旗出发，向西驱车30多公里，记者来到丰收乡白塔子村。武安州白塔（以下简称“白塔”）便位于村子西侧的一处高岗上。

然而，来到这座千年白塔脚下，记者看到的却是令人揪心的一幕：整座古塔已经严重破损，塔体发生歪斜，遍布千疮百孔，甚至面临倒塌危险。

67岁的村民李成仪住就在白塔脚下。去年农历二月初二，村里举行“祭塔”仪式时，他猛然发现，自己老了，相伴60多年的白塔也“老”了：塔砖越掉越多，地上堆满了碎砖头；墙体外张，裂出一道道长口子；塔基座收窄，整个塔都变歪了。

“这塔恐怕不中了。”他担忧地说，“随时可能

纸上“修缮”已多年

千年古塔何以破败成如此模样？记者调查发现，除了自然原因，还与漫长、低效的维修审批过程有很大关系。

从2016年加固工程立项获得国家批复，白塔竟是在纸上“修”了多年，实际维修一拖再拖，迟迟未动。在多数村民眼里，年久失修是白塔面临倒塌的主要原因。

邢玉华指着南墙裂开的口子说：“这几年村里下了几场大雨，加上风吹日晒，裂纹明显变宽了。墙体裂成那样，遇到大暴雨或者地震，可能一下就倒了。”

李成仪也很纳闷，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都破得要塌了，就是不见有关部门出手，“塔跟房子一样，没人管、没人修，可不就是塌嘛？何况白塔已经有一千多年了！”

据敖汉旗博物馆馆长田彦国介绍，目前没有资料显示，武安州白塔在历史上有过修缮的记录。

记者查阅文件发现，早在2016年，国家文物局就在《关于武安州遗址—武安州塔保护加固工程立项的批复》中，同意白塔的修缮工作。可之后迟迟不见内蒙古启动维修，直到2018年白塔的处境被媒体报道引发关注，敖汉旗方面才回应“不知道工程立项在2016年时就通过了”。

2018年开始，敖汉旗终于着手起草维修方案，但逐级向自治区上报了2次《武安州遗址—武安州塔保护维修方案》，都接连被第三方评审打回修改，截至目前修缮仍未开始。

敖汉旗一位不愿具名的干部透露，实际上当地向上提交修缮计划最早可追溯至2013年，“上面重视不够”没啥实质进展，现在翻回头看，白塔一直在纸上“修缮”了多年。

除此之外，白塔也存在被人为破坏的现象。61岁的村民李桂金说，过去日子不好过，一些村民家全免舍、盖猪圈用的都是白塔上的砖，“用铁棍使劲一撬，崩下来的砖头就拉回家用了”。

在不少村民的记忆里，过去在白塔上爬进爬出非常容易。

即便现在，村民或外地人还经常到白塔南面的洞内烧香拜佛，地上残留着纸钱灰烬，多处墙壁被熏黑。塔口处，烟花炮仗、酒瓶子、易拉罐等废物乱扔一地。而白塔四周的砖块上，刻了数不清的人名。

保护工作拖不起

白塔维修方案设计方——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等三家单位做出的现状评估显示：塔体破损十分严重；塔基座砖全部脱落，基座根部有多处盗洞；塔身部分破损十分严重；一层大檐全部掉落；塔顶和塔刹早已缺失，原形制不清。

内蒙古文物局称，塔基空心，形势危急。敖汉旗政府则表示，目前白塔倾斜3度。

当地群众和文物专家呼吁，白塔修缮拖不起等不起，亟须提高效率，加快启动白塔修缮。

白塔维修方案迟迟未通过，除方案本身有待完善，也与第三方评审专家组成员换来换去、意见层出不穷有关系。



▲1月18日，从远处看，破损的武安州白塔已发生倾斜。

新华社记者王靖摄



边的铁丝网早被人踏倒，南边的门锁也被拆掉，游人随便进出。

记者在现场统计了一下，一下午时间就有近三十人前来游览。他们翻过铁丝网，钻进白塔内烧香拜佛，没有提示、没人管。

敖汉旗的一位文物专家建议，白塔修缮前须严加管理，避免加剧对白塔的损害，同时避免事故发生。

白塔的损坏、修缮的缓慢、管理的松垮，暴露出当地文物保护工作的整体窘境。

契丹辽文化的一位研究者表示，对待文物、古建要坚持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，能“急诊”的就不“门诊”。他认为，内蒙古尤其是赤峰、红山文化等史前文化，契丹辽文化、蒙元文化灿若繁星，文物众多，价值不可估量。亟须在保护理念、保护力度、保护方式上“更走心”“更给力”，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。

为了安全，白塔外围起一圈铁丝网，可塔东